

著郭 南

無情海



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

19 苑書生學

學生書局印行

學生書苑 19

南 郭 著

無情海

無情海

無情海

著者：南

郭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代表人：馮

愛

羣

發行者：臺

灣學生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四六六號

電話：
三三
四二
三一
四〇
六九
七七

定價
精裝 三
平裝 五
新臺幣
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初版

內政部核准登記登記證爲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四號

序

序

尼采說：「在一切著作中，我獨愛以血寫成者。」對於南郭先生的「無情海」，亦當作如是觀。

「無情海」現在已經在新生報發表完畢了，這一部十萬餘言的小說，在萬千讀者心目中，已經取得了它應得的聲譽。僅就近年來報紙上所連載的小說而言，像「無情海」這樣受到普遍歡迎的似乎還不多，就南郭個人而言，這也是他繼「紅朝魔影」之後比較最滿意的一部作品。

自由中國各方面都有進步，報紙亦然；由於「人生最高尚的娛樂就是藝術」，所以各報

近年來，雖在節約紙張限制篇幅的困難條件之下，自然要盡力去滿足讀者大眾對文藝的需求，除去各種副刊文字之外，最顯著的便是連載的小說和漫畫。「無情海」可說是這一年來我們讀者所最歡迎的作品。

從文學史的發展上看，小說的興起最晚，但它所擁有的讀者卻最多；因而其影響力也最深遠。把好的小說發表在行銷遐邇的報紙上，可以說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

在我們所讀到的近代小說中，撇開文藝上的主義和宗派不談，單從故事素材的處理上著眼，似乎有兩個極端，其一是看重心理和靈性的發掘，和氣氛的烘托，而不在意於情節之是否曲折與結構之是否謹嚴。譬如本世紀最享盛名影響力最大的巨匠紀德，在他的作品中，除去「偽幣製造者」是刻意經營於情節的層次之外，他如「窄門」、「田園交響樂」、「日尼薇」、「浪子回家」等，幾乎都帶着濃厚的散文詩意味，其文藻優美深邃，其意境清高絕俗，但其故事卻極其簡單平易，一本書的內容，往往三言兩語就可道盡。讀這類的作品，最好是夜闌人靜，孤燈獨坐，一卷在手，細心品誦，方能盡其旨趣。——換言之，這一類的作品的讀者，需要有相當的修養，才能與作者心神相通，激起共鳴，而作者是決不肯犧牲其藝術要求而來俯就讀者之好惡的。

可是，這一類型的作品是不適合於大眾讀物的報紙來刊載的，報紙需要的，幾乎是另一個極端——情節要曲折，敘事寫景要簡潔，對白要緊湊。一言以蔽之，是要以最少的文字滿

足最大多數人的閱讀慾。要有「情節」能吸引讀者，而這情節又必須有許多波瀾，許多關鍵，非看得人驚心動魄，廢寢忘食不可。在另一方面卻要每天自成一个段落，適合報紙篇幅的限制，而能繼續吸引讀者，恰到好處。

以這種條件來要求於文藝創作是極其不合理的；但從報紙的觀點來看，卻不得不如此。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矛盾。

要能克服這種矛盾，而又不損及文藝的素質，能做到「雅俗共賞」的，那便算是連載小說中的上品。「無情海」便可視為一佳例。作者以素樸的文字，表達真摯的感情，緊張的故事，波濤疊起，扣人心弦。使讀者對於文中人物的命運，不能不寄予深切的關切。

但「無情海」的好處猶不止此，最重要的還在其主題選擇的「戰鬪性」。這部作品雖然主要祇是寫在上海一角的李曉東、丁浩等人與匪鬪爭的事蹟，但透過作者筆下的種種暗示，卻可使人聯想到今日大陸上千千萬萬個反共英雄可歌可泣的壯烈故事。對於身在自由區的讀者，可發生積極性的激勵與啓示作用。

安諾德說：「好的作品，往往包括有作者自傳的成分。」南郭自港來臺數度深談之後，我更覺得安諾德這句話的正確性。「無情海」中有大部份情節都是作者所親歷，亦差可謂是「以血寫成」的著作了。

當此「無情海」單行本出版發行之際，謹贅數語以抒所感；並對本書的作者致以更大的

期望，希望他能不斷地有更優秀的作品問世。

謝然之謹誌

我寫無情海

南 郭

一個名演員演完了他或她的戲，立刻就有些欣賞家們跑到後臺去，獻上一束花之後問：「你是怎樣演成功那個角色呀？」

在那些欣賞家的意思，演出「茶花女」而能賺人眼淚的女孩子，或多或少必有做妓女的體驗。基於同樣的道理，也就有人懷疑寫小說的作者，以為他們自己常在小說中出現。這麼說，屠格涅夫應該就是羅亭了，因此「無情海」刊載的當中，有人問：「李曉東就是閣下自己嗎？」

正如蕭伯納所寫的：「一個肚子餓的凱撒也是常人。」一個寫文章的和常人一樣，他不

只常人一樣的有五官四肢，七情六慾之中最不能忘記的便是自己的許多記憶，將那些記憶分配一部份到故事裏去，這就變成了讀者所「影射」與所想像的根據。作者也許是在筆下作着自我陶醉，而多心的讀者們便誤解成爲口供或自傳了。這麼說，扮演瑪格俚脫的女演員不一定進過妓院，魯迅不就是阿Q，而執筆寫「無情海」的我，就不是那位英勇多彩如李曉東的人物。

「那末你那小說中的人物是怎樣創造出來的？」這是一個寫作技術上的問題，但爲普通未進文藝函授學校的讀者所關心，總是一件可喜的事。記得此文刊載時，新生報轉到香港的「讀者來函」中有這麼兩封很有趣的：第一封，一個女讀者問我，顯然她是被羅銀嬌的美麗和多情所感動了的，她問我爲什麼叫她（羅）作「小女人」？爲什麼將她的命運安排得這麼苦？最後問我索討她的照片。天呀！我不是送照片的電影明星，這封信叫我如何作答呢？

當我寫到封企曾潛回上海作反共活動的一段，馬上有人提供我許多資料，並且要求我不要將封某寫成了壞人。當下我覆了他的信，答說封某死之一日，我是在場流眼淚的一名觀眾。凡是爲國家流血流汗的人，我能忍心歪曲他的生命價值嗎？

現在提出這兩位讀者的故事，並非自誇我的文章如何動人；真正令讀者關懷的，是那故事裏的人物和那些可歌可泣的事實。換一句話說，這個故事裏有些真人真事，所以他（她）們也就更發關心和有興趣了。

用真人真事寫到小說中去，這是一件不藝術而且不智之事；美國紅極一時的丹勞 Daynet（一個寫連載小說致富的作家），我想他也不肯冒這份險。這很簡單，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要典型化的，真人真事的人物能成為劃時代的典型嗎？何況此外還有法律問題，還有技術上不能自圓其說的困難。然而我就嘗試了，第一個嘗試那是三年前的「紅朝魔影」。

爲什麼要這麼做？我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那時的報紙盛行連載小說，全香港二十餘家日晚報經常約莫有一百個以上的連載，大致區分下來，二十個左右是新文藝而帶些洋場小說情味的作品，八十個以上則是鴛鴦蝴蝶和武俠偵探的產物，像丹勞那樣的連載卻沒有。我以爲時代紛擾，人心惶亂而苦悶，武俠鴛鴦有毒，文藝腔的小說又是那樣不够刺激。丹勞的作品風格，甚能滿足讀者的「時代感情」。於是我就決定以這形式嘗試長篇。第二個我覺得與其虛構故事，何不就我所知、所見、所聞、所歷的事寫成作品；雖然他們（故事中的角色）不足典型，但予以渲染誇張，不也可以動人視聽和扣人心弦嗎？關於這一點，不是我偷懶取巧，也不是想以「內幕」「秘聞」見媚讀者。寫那些可笑可恥的人物，可收資料與宣傳的一石二鳥之功，這一點，正是我的「文章報國」的想法。幸而由於廣大同胞的憎恨共產黨，所以也就偏愛了我的作品。「紅朝魔影」原與匪報的「金陵春夢」打對臺的，文匪們感到黯然失色之後，也就只有將「金陵春夢」收檔了。

由於香港毗鄰鐵幕，這種資料很多，以後我又寫了「報春花」、「南雁北飛」、「燭影

搖影」等幾個長篇，大致說來，總有一部份「真人真事」做爲一個故事的骨幹。自然「無情海」也是這樣寫成功的，它這一點吸引了讀者；可也因爲這一點，爲道學的文藝理論家們所不取。他們認爲這是文學的叛逆，這種文章最多只能算做改組派的報告文學，其中還有絲毫的藝術價值嗎？他們都是這樣哼着鼻子保衛着文學的尊嚴的。

我不是說兒子自己的好，凡說「文章自己好」的人，大凡以後不會有更大的出息和成就。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事和說出這些理由，爲自己辯護或遮羞的成份很少（自然更不會說我也懂得寫作真正的文藝作品），主要一點，乃在說明動機和對此類文章的解釋。至於結果，有人欣賞也好，有人搖頭太息也好，甚至有人罵它淺薄，我亦付之一笑。總之，它是被人愛好着的，愛好的原因如前所說，乃在讀者同情那些書裏面的人物，不是對於作者藝術成就的欣賞，這是我早有的自知之明。

既然說這篇文章裏也有「真人真事」，一定有些讀者會就此想到那兩位主角，李曉東是真的嗎？羅銀嬌真有這樣的一個「小女人」嗎？

如果說到人物的彫塑，這不只太嚴重了些，而且也太嫌累贅了。一句話說完，「無情海」的基本動機，是想尋找一個「反共的羅曼蒂克」，正如「革命文學階段」的「革命的羅曼蒂克」一樣；必需這樣的題材，才能適應此時此地讀者們的胃口和感情。李曉東與羅銀嬌的纏綿悱惻，便是在這樣一種要求之下尋到對象的。至於他的許多遭遇，那屬於另外許多

人——有些是我的朋友，有的是另一些無名英雄們的遭際，爲着故事完整與主角人格完整的要求，許多材料相湊合，我都一古腦兒寫在李曉東的名下。自然羅銀嬌也不例外，她是讀者們理想中的爲國家而犧牲了愛情的人物。

在寫作技巧上說，摹倣不一定全是壞事，但你必須模倣那些值得模倣的，我們的羅銀嬌，在屠格涅夫和羅曼羅蘭他們的筆下，也常有這等楚楚可憐的人物。也許他們不會寫出同樣的典型，然而，幾個靈魂揉在一道，不就可以成功一件新的藝術品嗎？

至於受刑的王永川，壯烈就義的封企曾，這都是永遠寫在世人心上的真實故事，我只是組織起來，加在當中成爲穿插，自然還沒有做到天衣無縫的境界。與此相同的，便是上海一些匪諜機關與負責人的暴露，關於這些，普通讀者們也許一眼帶過。可是據我所知；凡在上海和匪徒們正面鬭爭過，或是對匪的「地工」有些經驗的朋友們，都很注意這些地名人名，以及他們的工作方法等等。這原因，便是因爲那些資料卻是十分正確，因而引起他們的興趣。

這篇文章約十四萬字，不幸作者適於此時返國觀光。我不是李曉東，但我宛如李曉東一樣受到了朋友們的雅愛，在那一個月內，文章一面寫一面付印，而觀光的程序與私人間的酬酢日日加多，公私交迫下，結果是文章受了損害，最後少寫了幾千字，這自然是喜愛一個悲劇的尾巴的讀者們的損失，有幾位讀者甚至在宴會上質問我，他們說：「南郭先生！你爲什

麼這麼忍心？李曉東和羅銀嬌在香港相會，他爲什麼一句話沒有又回到了游擊基地去？」

爲了這個原因，我將重新付印的「無情海」加了一個尾巴，其實這也是畫蛇添足。「人間無不散的筵席」，世上卻有寫不完的小說，會寫文章的人，也許只要短短的幾筆，便可以寫盡小女人的哀怨與心理上的矛盾，而我，此處正成爲遺憾，有了可歌可泣的正文，不能有一個迴腸盪氣的尾巴。

關於人物的一點，此處我還想多說幾句。這些資料，都是返國後三月內才獲到的。第一、李曉東落腳的那位段平佑，因爲李曉東在他家裏住過，後來李走了，他被關了進去，這位段先生自然真有其人，他的哥哥是曾任偽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段夢暉；仰仗他哥哥的力量，才將他由牢裏打救出來。其次一位，便是那個布爾喬亞氣味非常濃重的溫志新，他在兩年前被槍斃了。他的死也許不只因爲介紹李曉東的過錯，但罪名卻與李曉東的「反動」有關。這是溫的一個姘婦（從前上海酒樓的一個女侍）告訴我的，她說許建國（註一）以「冒充幹部，窩藏國特」的罪名將溫判死。天呀！據作者所知的溫志新，他是一個「永淪地獄」的共諜（註二），有了近二十年「黨齡」，由此證明，做爲一個匪黨黨員也是不會有什麼保障的。

（註一、僞上海人民公安局長。註二、即奉命永遠不許暴露身份的匪諜。）

四十三年聖誕前

無情海

目 錄

序.....	一
第一章 怪客.....	一
第二章 紅霧襲山城.....	一一
第三章 醉裏應變.....	二三
我寫無情海.....	五
第十八章 十萬火急.....	一一一
第十九章 歸入醉裏.....	一二一
第二十章 歸來會.....	一三一
第二十一章 歸來會.....	一四一
第二十二章 歸來會.....	一五一
第二十三章 歸來會.....	一六一
第二十四章 歸來會.....	一七一
第二十五章 歸來會.....	一八二
第二十六章 歸來會.....	一九三
第二十七章 歸來會.....	二〇四
第二十八章 歸來會.....	二一五
第二十九章 歸來會.....	二二六
第三十章 歸來會.....	二三七

第四章	鼠貓爲友	三一
第五章	舞場奇遇	四一
第六章	緊張的三隻手	六一
第七章	賣身者	七三
第八章	禁果	八五
第九章	自投羅網	九五
第十章	奇兵	一一一
第十一章	女人防線	一一九
第十二章	法國公園的狗	一三五
第十三章	怨女	一四三
第十四章	死的教育	一五五
第十五章	驚喜的兩極	一六九
第十六章	祝英台	一八五
第十七章	仇人相見	一九七
第十八章	十萬火急	二一一

第十九章 第一槍·····	二一九
第二十章 我們的皇后·····	二三一
第二十一章 海的相思·····	二四三

第一章 怪客

香港的五月的夜，恰像滲了可口可樂的琴酒那樣芬芳而醉人。這月的第三個週末，當我正爲去臺北觀光的事忙碌着，忽然門外的電鈴響了，那輕微短促的鈴聲，令人猜想到必是一位禮貌而常來的賓客。

當我啓開門鍵，馬上我便驚訝了。

出現在門外的是一個女人，她叫羅銀嬌，從前在上海舞場紅透了半邊天，到了香港，雖然她仍有那麼美麗，可是已由絢爛歸於平淡了。至少她的名字不再被人提起。燈紅酒綠的場合，也少見她的踪跡。